



## 去赶一个潮汐场

□徐昌斌

去年夏天,听妻子说,永川老火车站广场每逢“二五八”赶场,那里的农副产品应有尽有,价格实惠,

都是附近农村大妈大嫂挑来的新鲜蔬菜,上午10点钟以后休市,是一个“潮汐集市”。妻子每天上班要路过老火车站,时常会买一些新鲜蔬菜回来。

看着这些新鲜蔬菜,最欣喜的是母亲,她一向对超市里包装精美的蔬菜嗤之以鼻,嫌弃它们是大棚生长,缺少风雨滋养,没有乡野灵气,用她的话说“一吃就不是那个味儿”。我认同母亲的观点。记得在15岁之前,我和妹妹随母亲在农村生活,父亲在外地工作,十天半月回家一次。我们是蔬菜队,为附近一家三线科研单位供应蔬菜,母亲头天下午要把新鲜瓜果蔬菜采摘回来,我和妹妹做完作业,要为置办蔬菜的母亲“打下手”,第二天天还没亮,母亲就挑着新鲜蔬菜送进这家单位的职工食堂,有时也会把多余的蔬菜挑到集市去售卖。

我们搬进城里后,赶场成为渐行渐远的记忆。母亲喜欢赶场,喜欢逛菜市场,得知城里的老火车站也能赶场了,她给我说过几次,要我带她去逛一逛。我知道火车站那边是几条道路交汇点,人多车多,加上母亲腿脚不方便,在人群中挤来挤去,容易跌倒摔伤,答应她等一段时间再去,这一拖就是一年过去了。

今年秋日一个清晨,受文友相邀,几个朋友去火车站体验“赶场”生活。我是第一次真正走进永川老火车站“城市里的集市”,这里地处新城与老城接合部,占地1500平方米,有600多个摊位。当初街道和社区为了帮助周边农户销售农产品,助力农民增收,兴办了个“潮汐集市”;同时,又让住在城里的居民能买到新鲜、生态和实惠的农副产品,这无疑是一个双赢举措。

道路上车来车往热闹非凡,集市

里吆喝声此起彼伏,农民们挑着箩筐,背着背篓来到火车站集市售卖农副产品,一筐蔬菜就有一份稳定收入,一个摊位就是一家人的生计,这里分明就是一座有活力有温度的城市,充满着市井气和烟火气。

逛了一圈下来,我们买了一只土鸭、3斤多排骨、几节莲藕、一把莴笋、几个胭脂萝卜,还有子姜和小白菜,装满了几个菜篮子。来到枣园路81号,这里是吉美老师的寓所,众多文艺爱好者常常汇聚于此,读书品茗、写作绘画、讲学论道,文艺氛围甚浓。看看时间尚早,文友们聚在一起,肯定少不了文学话题,大家自然要聊起文学,交流一番创作感想,探寻一场文字与灵魂的对话。半晌时分,大家一起动手做美食,一人执掌一份菜肴,一人调和一种味道,不多时,几盘充满锅气又接地气的子姜烧土鸭、莲藕炖排骨、清炒胭脂萝卜丝、拍黄瓜、清汤小白菜端了上来,开饭了!大家吃得酣畅淋漓,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,最后来一口桃红色的玫瑰醋倾泻入喉,这分明是一场来自乡野的美味盛宴啊。

母亲知道我去火车站“赶场”了,责怪我没有带她,有些失落,她说:“说好要去火车站赶场,等了一年多,还没有去成。”我顿时明白了,母亲对于“赶场”有着特殊感情,她不仅是为了赶场,而是重拾当年蔬菜队菜农的生活片段,回味一场旧日时光,为了一场怀旧之旅啊。我在心里盘算着,等下个月工作清闲下来,一定要带着母亲去火车站“赶场”。

(作者单位: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)

## 故乡冻米糖

□熊卫平

家乡冻米糖又名“江南小切”,明朝万历年间,老家丰城就开始制作冻米糖,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冻米糖以其“洁白如雪、香脆酥甜、落口消融”的独特风味闻名。

时至腊月廿八,我乘机从重庆飞江西南昌回老家过年,弟在机场接我,车在泉港高速口下道越过小镇拐进了老家的山村,一条崭新洁净的柏油路绵延到屋后,新村、乡野、田埂、老树在后视镜里流动,赣水东流,夕阳西下,眼前是故乡的三层小楼,一缕炊烟从青瓦上袅袅升起,连着麦芽糖来的焦香。

阳台下两盏红灯笼在风中摇晃,像是母亲年轻时簪在鬓边的两朵绒花。推开门一团白色的蒸汽扑面而来,朦胧中那个躬腰忙碌的身影与老灶台前的剪影亲切地重叠在一起。“海平,快来吃糖!”母亲在铁锅里蘸了糖递给我,琥珀色的糖丝冒着热气。母亲一边用锅铲在糖锅里来回搅动,这制糖的动作,她已做了40年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腊月,老家总是浸润在麦芽糖的香晕里,灶房的木甑热气蒸腾,刚出甑冒着热气的晶莹如碎玉的糯米,在院落里一方竹篾晒垫上接受暖阳,房梁上悬挂的圆竹筛派上了用场。

父亲早已在院子里将大木盆洗净晾干,然后把菜刀磨得铮亮。最诱人的时刻是看母亲把碾槽里的糯米碾成米花,珍珠一样的糯米花、黑油油的芝麻一起倒进滚烫的麦芽糖里,母亲抄起铁铲在锅里来回翻炒。麦芽糖紧紧地将白花花的糯米与黑色的芝麻裹入怀里,它们在热锅里旋转交集打成一团,麦芽糖裹着冻米芝麻的香气绕过房梁钻进了每一道砖墙。

出锅的冻米糖被盛放进洗净的木盆里,压紧实后,父亲将其翻倒进圆竹筛里,一块圆圆的冻米糖落在竹筛上,像个蛋糕。

父亲抡起菜刀,“咔嚓”将圆块的冻米糖先是分成两个半圆,然后一刀刀将半圆切成条状,条形冻米糖在父亲的刀下被切成一块块薄片,我和弟弟一边吃着新做的冻米糖,一边将切好的冻米糖片装进高高的陶瓮里,一缸装满冻米糖的陶瓮藏着家乡浓浓的年味。

除夕夜,母亲将一碟冻米糖供在神龛上,一家人吃过团圆饭。孩子们在院子里燃放起烟花,鞭炮声在山乡里此起彼伏地响起,我分明看见30年前,我同小伙伴们一起在村巷里分享自家冻米糖的甜美。

大年初一,父亲在家门口点燃了新春的第一串鞭炮,爆竹声声辞旧岁,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沸腾了山乡,我和弟弟跟在父亲的身后走进干净如洗的村巷,乡人们挨家挨户拜年,拱手祝福,非常亲切。

院子里桃树在春天里吐出粉红的花苞,母亲端着冻米糖、瓜子和水果,站在堂屋下,她要迎接走进家门送来年福的乡亲。

年后,母亲装了一口袋冻米糖叫我带回重庆。车载着我驶离故乡,后视镜里的母亲站在屋后的背影渐渐缩成一块甜软的冻米糖,藏匿在喉间化作甜美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父亲的“顺便”

□陈康明

那天早上急着去永辉超市,放在门边的垃圾竟忘在了脑后。等我提着大包小包回来,走到门口才猛地想起来。往四周一看,门口空荡荡的。正纳闷,对门的李婶倒垃圾回来,说道:“找那袋垃圾是不是?早被隔壁王婆婆帮你拎下去啦!”

下午在小区散步,正好遇见王婆婆拿着一把旧蒲扇,要去南门黄葛树下乘凉。我赶忙上前道谢。她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温和的笑,连连摆手:“不用谢不用谢,我正好下楼,顺便的事。”就是这声“顺便”,像一把钥匙,轻轻一转,打开了我记忆深处的一扇门。门里站着已经离开5年多的父亲,他的嘴边也总是挂着这轻轻的“顺便”二字。

父亲在涪陵酒井乡卫生院当了一辈子医生。在我的记忆里,他的“顺便”好像无所不能。去城里办事,回来时总会“顺便”给东家奶奶捎几尺花布,给西家娃娃带点糖果。每天上班,他总会早到一刻钟,“顺便”把单位门前的坝子打扫干净;下班回家,路过青石板街道,看见果皮纸屑,也会“顺便”捡起来扔进垃圾桶。每次乡邻夸他,他总是腼腆地笑笑:“没啥,顺便的事,不费力气。”

有那么一两件事,像刻在我心里一样,怎么也忘不掉。

有一回,父亲从石沱乡开完会,一个人沿着公路往家走。天快黑了,经过万寿桥时,远远看见桥头蹲着两个人。走近一看,是同村的陈大姐和儿子。孩子脸色惨白,满头冷汗,捂着肚子直哼哼。陈大姐急得直掉眼泪,说走亲戚回

来,儿子半路突然肚子疼得走不动,天又快黑了,她一个人实在背不动。父亲二话没说,马上给孩子做了检查,做了简单处理。然后弯腰背起那个半大孩子,踏着暮色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3里多路,把孩子送到医院。事后,陈大姐提着一篮子鸡蛋来家里道谢,父亲还是那句话:“真的不用谢,我正好顺路,碰上了,哪能不管。”

还有一次,让母亲念叨了好久。那是个夏天,父亲去新妙镇赶集。出门前,母亲再三叮嘱,家里晒着一院子玉米,看天色可能要下偏东雨,让他办完事赶紧回来一起抢收。父亲满口答应。谁知办完事刚走出场口,就遇见邻村远房二婶背着两袋化肥。父亲见她吃力,想都没想就接过化肥,送了她一程。这一来一回,耽误了时间。等赶回家时,豆大的雨点已噼里啪啦砸下来了。幸好邻居们见天色不对,早早过来帮忙,把玉米收进了屋。父亲看着浑身湿透的母亲和已经收好的玉米,搓着手,满脸愧疚地小声说:“我……我路上顺便帮二婶送了点儿东西,没想到就……”母亲虽生气,但看他那样子,气也消了大半,只是叹气:“你呀,你这‘顺便’的事,也太多了些。”

是啊,太多了。父亲的“顺便”,是他做人的准则。这“顺便”里,没有半点图回报的意思,也没有一丝刻意表现,就像山里的溪水,自然而然地流淌,滋润着路过的一草一木。他总觉得,这些都是举手之劳,做了,心里才踏实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)



## 深秋的巴茅花(外一首)

□简云斌

面对清凉的水波  
我想说爱,但这是苍白的  
双手沾着数十年的尘垢与汗渍  
已无法抚摸月光  
你的花影摇落一江秋色

我想说回家  
但这条路多么深邃,幽暗  
纵使走遍千山万水  
也回不到你的季节。开放与凋零  
都是一些令人惆怅的往事

这是秋水长天  
万物安详,又各怀悲欣  
只有你的花絮  
一丛丛,无声摇曳  
从少年到中年,从黛紫到纯白  
花期照耀经年的离愁

这是必要的赘笔:  
在秋天,一个丢失故乡的人  
总要反复提及这株植物  
——你看,风吹良辰,白露为霜  
在从前的江岸  
这是一次最好的相遇  
最好的凝望与摇落

## 寂寞的佛

那尊佛独自守在瓮里  
低首无言  
他的寂寞无边无际  
如三千世界,六道轮回

如一滴泪水  
从眼角滴到尘土  
要历经漫漫时光  
生,老,病,死  
爱别离,怨憎会,求不得,五阴盛

也许,在虚静深处  
他更想大声喊出——  
心里藏着的爱恨  
如海啸、雪崩、火山爆发……

此刻,他只是  
悲伤而寂寞地望着我  
向我伸出手指  
(作者系重庆市万盛地方史研究会会员)

## 中国草(外一首)

□阿普

这名字大气  
从泥巴地里走出来  
到了夏布小镇  
被一群人纺啊纺  
岁岁年年  
风风雨雨  
终于被纺成了非遗

## 楠竹

楠竹是竹子的王  
也是荣昌折扇的脊梁骨  
楠竹有山的高度  
又有树的风度  
有了楠竹为骨  
加上夏布的风韵  
一把折扇便可以传承后世  
(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)

